

高明等編著

民族英雄及革命先烈傳記

正中書局印行



民族英雄及革命先烈傳記下冊

下
冊

陸皓東	秋瑾	鄒容	趙聲	林覺民	黃興	宋教仁	蔡鐸	陳其美	胡漢民	邱清泉	黃百韜	陳懷生	跋語	
高明(一)	秋燦芝(一七)	胡執(四二)	馬星野(六九)	王健民(八七)	陳維綸(一〇四)	宋晞(一六三)	曾虛白(一九二)	潘公展(二二二)	梁寒操(二六三)	蕭次尹(二六三)	吳思珩(二九六)	楊羣奮(三二七)	程抱南(三四一)	盧元駿(一)

陸皓東

高明

「在我國歷史上，陸皓東是爲共和革命而犧牲的第一人。」——國父語錄

一、鄉土家世

「香山迤東，負山面海，地多砂磧，土質礧劣，不宜於耕，故鄉人多遊賈於四方。」

——國父年譜初稿

廣東香山縣翠亨鄉，背山面海，山青水碧，是一個風景絕佳的地方。廣州，澳門的豪富，愛慕此地的景色，很多人都來建造別墅居住。翠亨村裏住有百餘戶人家，其中以孫、陸、楊、何、馮諸姓爲大族。由於這兒的土地不適於耕種，所以居民大都向外求發展，因而逐漸養成一種冒險犯難的精神；又由於此地靠海，交通發達，僑商來往，川流不息，所以民智開發最早，接受西洋的思想也最早，因而村裏的人逐漸感染到民主的氣息，而寓有自立奮鬥的意識。

就在這樣一個小小的村落裏，清朝末年，曾連誕生了兩位締造民國的偉人。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國父孫中山先生降世。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夏，陸皓東先生出生。

陸皓東先生出生的那一天，是八月十五——秋佳節，所以家裏人替他取名叫中桂，字獻香，皓東，是

他以後所取的號。父親曉帆先生，是個很有眼光胆識的商人，一向在上海經商，生意很不錯，家境富有。在這樣良好的家庭環境中，皓東歡度了他無憂的童年。

二、少年時代

「與孫文同里，九歲而孤。性聰穎沈勇，真摯懇直，能書善畫。」——清史本傳

皓東小時最要好的朋友，就是住在同一條街上的國父。皓東年紀小兩歲，但兩人一樣聰明，又都有

反抗世俗的天性，所以彼此越來越覺得親密，經常在一起遊玩。

八歲的時候，皓東開始進翠亨村的私塾念書。以他的聰明，每天老師規定的功課，他很快就念熟了。他把多餘的時間，用在繪畫上。塾師見他老是不念正書，只是畫畫，就責罵他讀書不專心。可是年紀小小的皓東，却反駁說：「畫圖也是讀書的事呀，爲什麼要禁止呢？」弄得他的塾師竟無詞以對。

在皓東九歲的時候，曉帆先生不幸去世。



父親的死，給這個快樂的家庭帶來了無限哀愁，也在稚幼的皓東心中，投下了一重無法抹去的陰影。他變得喜歡沈思了，時常獨坐冥想；顯然的，皓東的童年比一班小孩子要結束得早。

一八七九年初夏，國父隨楊太夫人赴檀香山。皓東送別了他的好朋友，更覺得落落寡合。這個聰明的少年，意志消沈了短暫的一段時期，終於振奮了起來。他沒有向寂寞的環境投降，他把所有的精力、時間，用到追求學問上，數年之間，他的國學根基已經很扎實了。

在他十六歲的時候，國父由檀香山回抵翠亨村。這時的國父，已經十八歲了，在外國進過教會學校，信仰了基督教，受到了西洋民主政治的浸潤，感到滿清政府的封建和腐敗，遽加渴念中國知識份子的覺醒。國父回來，皓東見到了昔日的好朋友，接談之下，頓時覺得一別四、五年，真需要刮目相看才行。他靜靜地聆聽國父談論着見聞感想，心中豁然有悟。於是，當國父在街頭對村民發表宣傳演說的時候，皓東是助手；當國父對翠亨村的青年講述太平天國、拿破崙和華盛頓革命史蹟的時候，皓東是最激動的聽衆。對皓東來說，這昔日的好友，已經成爲他崇拜的人物了。

翠亨村裏有一座北帝廟，據說是神的真身所在，平日香火鼎盛，善男信女，對着偶像頂禮膜拜。這情形被國父和陸皓東看見了，覺得鄉人實在愚昧可笑，決心要破除多神迷信與偶像崇拜。於是有一天，他們邀約了好幾個朋友，一同到北帝廟去把偶像的手臂扳斷一隻，拿來欣賞，大家笑着說：「既然是真身，爲什麼沒有血肉？原來只是泥塑木雕，騙人的玩藝而已！」國父又曾經自己磨亮了小刀，偷偷跑到北帝廟去，把「金花夫人」的手指砍斷。

這兩件事被鄉民們發覺了，異常震驚憤怒！他們覺得本村的人居然做出這種褻瀆神明的事，真正罪孽深重，神一定會降災給村人的！於是村人鳴鑼聚衆，向兩家家長大興問罪之師，提出嚴重的交涉。最後，家長們答應出資修復偶像，嚴懲子弟，才勉強平息了衆人的憤怒。

國父和皓東受到了家長的譴責，又遭遇村人「敬而遠之」的冷漠待遇，因此便先後黯然束裝離鄉，國父去了香港；皓東則到上海求學。

三、上海歸客

「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祇陳少白、尤少紈、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國父革命運動概要

皓東到了上海，人地生疏。他以弱冠之年，從只有百餘戶人家的翠亨村，單身出門萬里，跑到了這十里洋場的大都市，一時令他頗有心迷目眩的感覺。

但是在住了一段時間以後，他漸漸習慣了都市的喧囂與嘈雜。在這個我國人口最集中的地方，他看到我國人力物力的驚人力量，同時也看到了人力物力的缺少組織與訓練。外國人憑藉租界的特權，爲所欲爲，而許多身爲洋奴的炎黃子孫，在助長外人的經濟侵略，猶懵無所知，沾沾自喜。

到了上海的皓東，眼界漸寬，感受漸深，他覺得觸目驚心。而當時的滿清政府，又是腐敗無能；列強環視，割地賠款，亡國滅種之禍，就在眼前了！

從報紙上，他得到了一些新知識，他覺得有些人所說的，中國之所以衰弱，是由於科學不發達，外國之所以強，是由於船堅砲利，因此欲使中國強盛，只有發達科學一途的話，非常正確。所以皓東經過考慮之後，決定由本身做起，去學習科學。

當時在上海，電報是很用科學，皓東便選定了學習它。經報考錄取後，他就專心學習。然後以優異的成績畢業，被派到海關工作。在蕪湖，他的豐富學識和工作態度很得上司的嘉許，不久就晉升爲領班。

領班的薪水已可使他衣食無憂。但是皓東鑒於內憂外患，日益嚴重，而國人却還在沈沈酣睡，加以中法越南戰役，清廷所表現的庸懦無能，給他很大的刺激，所以他覺得自己不能再苟且偷安了。於是在清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他二十三歲的時候，毅然辭職南下，回到廣州。

他在廣州和黎女士結了婚。新婚的生活並沒有消磨他的豪氣，他結交了一些有志振興中國的年輕朋友，經常研討強國之道。他們感到國勢危殆，非對症下藥，以牙還牙，用堅船利砲來對付洋鬼子不可。然而，腐敗的清廷，無能的官吏，那裏聽得到他們這種微弱的呼聲呢？

四、北遊京津

「予乃與陸皓東北遊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

——國父有志竟成。

一八九三年春天，國父結束了在澳門的醫業，把中西藥局遷移到廣州，改名爲東西藥局。國父借醫術爲媒介，交結了三教九流的人物，暗中散播革命的種子，就在這年，皓東又見到闊別多年的老朋友了。

此時兩人對振興中國的意見，尙有一點距離：皓東認爲外患迫在眉睫，亡國就在眼前，不能不做治標的工作，藉堅船利砲以救燃眉之急；而國父則以爲我國形勢雖然危險，但在列強均勢之下，一時尙不至於被瓜分，要澈底的挽救中國的命運，只有用治本的方法，推翻腐敗的滿清政府，改造國家，一切從頭做起。兩人從下午談到晚上，從晚上談到深夜，從深夜談到黎明。互陳所見，反復辯駁，於是皓東完全了解了國父革命的思想、步驟與方法，欣然放棄自己治標的意見，而追隨國父。這一夕暢談，決定了皓東畢生追求的理想，也使他肯定了生命永恆的意義。

那時尤烈正担任廣雅書局屬下廣東輿圖局的測繪生，局內的南園抗風軒，地點幽靜，容易避過清吏的耳目，所以，國父和皓東，以及程耀宸、程奎光、魏友琴、尤烈、鄭士良、陳少白、周昭岳等人，就時常在此地秘密聚集談話，討論時局。慢慢的，他們對革命的實際進行，也有了初步的具體計劃。

經大家推舉，國父和皓東就從廣州北上，先到北京、天津，去窺探清廷的虛實；又轉到武漢三鎮，去瀏覽山川的形勢，作爲將來革命發難的張本。然後國父去檀香山組織興中會，而皓東則返回廣州，繼續宣傳革命。

五、軍旗招展

「光緒二十一年春，以香港爲中心的興中會……謀一舉而襲取廣州，作爲革命的基地。由陸皓東創製青天白日旗，這便是革命軍旗，爲黨旗和國旗的起源。」——張其昀黨史概要

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由於朝鮮事件，引起了中日戰爭。而滿清陸海軍節節敗退，使得全國同胞喪氣。皓東等認爲這是個加緊革命活動的好機會，便拍電去請國父回國主持大事。

國父那時已把檀香山的興中會組織好了，所以就在十二月裏偕同鄧蔭南等人回到香港，立刻召集皓東、尤烈、鄭士良等開會，決定擴大興中會的組織，聯合全國志士，羣策羣力，進行革命。

當時香港頗有勢力的輔仁文社，也是以革命爲宗旨的社團，它的領導人是楊衢雲、謝纘泰，國父和他們懇談，勸他們把輔仁文社併入興中會，得到他們欣然應諾，於是，香港興中會便聲勢浩大的成立了。皓東也和其他入會的人一樣，舉右手向天宣誓，誓詞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衆政府；倘有貳心，神明鑒察。」

香港興中會積極籌措經費，羅致人才，購備器械，計劃把革命的行動，付諸實踐。

一八九五年三月十六日，國父和陸皓東、陳少白、楊衢雲等人在革命機關「乾亨行」裏舉行重要幹部會議，決定襲取廣州作爲革命的根據地。大家議定挑選健兒三千人，由香港乘船到廣州起事。會中，皓東提議以他精心設計的青天白日旗式，作爲革命軍旗，也經一致通過。自此以後，這一面旗幟逐漸飄

揚於全國，甚至飄揚在全球每一個角落。

六、乙未之役

「初八晚上，我們在廣州，什麼事都預備好了，只要等到天亮，就可動手……」

——陳少白第一次之廣州起事及其失敗之經過

分析當時廣州的局勢，時機是非常有利於革命起事的：

甲、當中、日戰爭初起的時候，兩廣總督李翰章（李鴻章之弟）廣招軍隊。等戰事一停，他立即把軍隊遣散了四分之三。這些遣散了的軍士，無法安插，生活成了問題，只好成羣結隊，流為盜賊。那留下的三分之一，也得不到適當的待遇，因而怨天尤人。革命黨人於是起而鼓動，而各軍士也都欣然應命，願效死力，使革命軍的武力增強不少。

乙、那時廣州的巡防隊，紀律敗壞，隊員經常脫下軍服，四出規掠，百姓憤恨已極，就聯合起來，把那些便衣的巡防隊員抓住，囚禁在某會館裏。不料巡防隊得到了消息，就率隊前來救人，他們攻佔了會館，放了囚犯，順便又把會館規掠一空。於是居民開會，議決以代表一千人，到巡撫衙門去訴願伸怨，可是結果反而被斥為犯上作亂，把領袖代表下獄監禁。因此廣州的百姓怨恨日深，紛紛自動參加革命的陣營。

丙、兩廣總督李翰章，當時在粵、桂兩省創行搜刮的新例，規定凡是屬吏，都得繳納銀錢到督署來

，官吏多了這種額外負擔，當然轉而向百姓壓榨。同時督署裏面又發生出賣科名、私通關節一類的事，每名定費二千兩；因此，富者怨，貧者怒，讀書人尤其感到憤憤不平，逐漸都同情革命了。

凡此種種，都足以增加興中會的勢力，鼓舞革命黨人起事的決心。在香港的興中會既決定要襲取廣州，又看到客觀的情勢，日益有利，所以更加積極部署。在一八九五年春天，國父率同陸皓東、鄧士良、陳少白等人到廣州來籌備，而留楊衢雲、謝纘泰、鄧蔭南等人在香港主持。

國父到了廣州，仍然掛牌行醫，以作掩護，而革命機關却設在雙門底的王氏家祠，由皓東負責主持。爲逃避外人耳目，大家聲稱是創立農學會，掛出了農學會的招牌。國父並且手訂農學會章程，說明中國非研究農學、振興農業不能富強的道理，十分動聽，所以粵中官紳如潘寶璜、潘寶琳、劉學詢等都署名贊助，沒有人疑惑這個農學會是個危險的革命機關。

革命機關在廣州成立得恰當其時，因此加入興中會的人，比香港還多，半年之間，吸收了會員數百人。爲了容納往來的同志及貯藏祕密文件，皓東等煞費苦心的添設了好幾處分機關。此外，城內防營、水師，附近各處的綠林好漢，也都暗中聯絡妥當，國父與皓東等半年的部署努力，成績相當可觀。

到這年八月底，各方面都覺得事機已經醞釀成熟，港、穗兩處一再洽商，終於決定在九月九日重陽節舉事。至於詳細的計劃，是這樣安排的：

由主要黨員率領香港會黨三千人，在八號晚上乘夜輪進省。用木桶裝着短槍，假報說是膠坭，以瞞

騙稅關。初九早晨船到省垣時，用刀斧劈開木桶，取出槍械，首先向各個重要的衙署進攻；另一邊，埋伏在水上及近郊的會黨，則分爲北江、順德、香山、潮州、惠州幾個大隊，分頭響應；更由陳清帶領炸彈隊，在各個重要地區施放炸彈，以壯聲勢；而討滿檄文和安民布告，由朱琪起草，早就印好了；只等到時候就能張貼在城內外各地；英文的對外宣言，也由香港總部預先請何啓博士起草，以便起義成功後，通電各國，要求承認爲民主國家交戰團體。——這樣的計劃，是相當周密的了，大家興奮的只等重九節的到來（所以定於重九，是因爲在這一天，粵俗秋祭掃墓，城外的同志容易混進城裏來。）。

重九的前兩天，朱琪的哥哥朱湘，（前清舉人）查到他弟弟是個革命黨，而且作了討滿檄文，恐怕事後自己被牽連，所以假冒朱琪的名字，向緝捕委員巡勇管帶李家焯自首，想要將功折罪。李家焯得到密告，於是一面派兵監視國父的行動，一面向督署報告。幸而國父平常辦事機警縝密，不露半點痕跡，所以李家焯到督署報告有人造反的時候，粵督譚鍾麟問是誰，李說是孫文，譚督就不相信，笑着說：「孫文是一個狂士，他創辦農學會，李少帥還贊助他，他敢造什麼反呢？」因此，李家焯所派的人只是監視國父的行動，而沒有動手逮捕。

到初八那天，各路人馬都已經集中候命了。九日黎明，軍隊、民團和會黨各首領，都到總機關來領取命令和口號，準備大舉進攻。可是左等右等，作爲主力的香港一路，過了時間還沒有到達，使所有的人都憂心如焚起來。正在猜疑着的時候，國父拿着楊衢雲的電報來了，電報上說，港地的佈置尙未完備，要延期二天才能啓程。主力未到，當然不能舉事，於是大家在失望中聚集商討以後的辦法。陳少白

以爲到期而事不能舉，祕密一定會泄漏，而二日後香港的人馬能不能來，還不知道，所以不如暫時將各部遣回，等決定了時間再說。國父、皓東，以及其他領袖，都贊成了這個意見。於是一邊把餉關給綠林中人，一邊連忙打電報給楊衢雲，叫他「貨不要來，以待後命。」

可是，香港在接到電報時，人和槍彈已經上船了。更糟糕的是，港地事機不密，被清廷偵知了一切，急電廣州。因此，當船靠岸的時候，南海縣令李徵庸和巡勇管帶李家焯已率大兵在碼頭嚴密截緝，捕去丘四、朱貴全等四十多人。

另一方面，當粵督譚鍾麟接到香港的祕報之後，立即調遣了駐在長洲的營勇一千五百人回省防衛，並且令李家焯率兵到王氏家祠、鹹蝦欄等革命祕密機關搜捕黨人，於是陸皓東、程耀宸、程奎光、左斗山、程懷、劉次、梁榮等人被捕。乙未廣州起義，由於事機不密，配合不周，終於失敗了。

七、慷慨就義

「烈士被捕後，解交南海縣李徵庸審訊，烈士慷慨不屈，雖嚴刑拷問，不允供出同黨。至九月二十一日，與朱、丘烈士同時就義，時年二十有八。」——鄒魯陸皓東傳略

當李家焯帶領兵勇四處搜索革命黨人的時候，主持雙門底王氏家祠廣州總機關的陸皓東，最先得到消息。於是他利用各種方法，儘速通知同志們散開躲避，他自己也和少數同志避到了別的地方去。

但是，他忽然想到，在他離開王氏家祠的時候，忘記把會員名冊帶出來；他立刻要回去拿。這時別

人勸他說，風聲太緊了，總機關早已在包圍監視之中，回去是徒然犧牲而已。但是皓東說：「會員名冊太重要了，如果這東西被清朝官吏搜了去，他們按照名冊逐一逮捕，試想有幾個人能逃得掉？我也知道現在回總機關去十分危險，但如果能因為我個人冒了生命的危險，而能保全多數同志，那是值得去做的，也是我分內的事！」

任別人怎麼勸阻，都勸阻不了，皓東毅然決然地奔回總機關去。他到了機關門口，已經發覺有暗探跟蹤着他了。等他進入屋內，房子已經被團團圍了起來。

皓東知道自己無法再跑得掉，可是他並不關心自己的生命，他只關心一樣東西——會員名冊。

他把大門緊緊閉上，走進內室，再把二門上了門。然後開了鎖，從抽屜裏拿出會員名冊來，那上面登記着在廣州宣誓入興中會的會員好幾百人；有姓名，也有住址。

他拿出火柴，把名冊一張張地點燃起來，同時他聽到先是有人在敲大門，繼而大門被人撞開了。皓東燒完名冊以後，他從窗口望出去，院子裏已站滿了兵勇。然後內室的門也被撞開，暗探們湧了進來，皓東一句話也不說，任由清吏的走狗把自己帶走；他曉得這一去凶多吉少，但是他心頭却感到異常的平靜和安慰。

自從這一次起義失敗以後，廣州清廷官員都知道「孫文」是革命黨的領袖，但對於被捕的陸皓東在黨內的身份，還不清楚，只是見到他奮不顧身的跑回來燒毀會員名單，就疑心他是黨人中的重要份子，而且一定知道許多同黨的姓名住址，因此就由李徵庸親自加以審訊。他們用種種嚴刑逼迫，希望皓東供

出同黨，就好按供搜捕在逃人員。可是皓東寧死不供。爪牙們命他跪下，他也誓不屈膝。最後，他索取紙筆，寫了一張大義凜然的供詞。詞曰：

「吾姓陸，名中桂，號皓東，香山翠亨鄉人，年二十九。向居外處，今始返粵。與同鄉孫文，同憤異族政府之腐敗專制，官吏之貪污庸懦，外人之陰謀窺伺。遷弔中原，荊棘滿目；每一念及，真不知涕淚之何從也。居滬多年，碌碌無所就，乃由滬返粵，恰遇孫君。客寓過訪，遠別故人，風雨連床，暢談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標，孫則主滿仇之必報，思治其本。連日辯駁，宗旨遂定，此爲孫君與吾倡行排滿之始。蓋務求警醒黃魂，光復漢族。無奈貪官污吏，劣紳腐儒，視顏鮮恥，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仁厚澤」，即曰「吾輩踐土食毛」。詎知滿清以建州賊種，入主中國。奪我土地，殺我祖宗，擄我子女玉帛。試思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與夫兩王入粵，殘殺我漢人之歷史，尤多聞而知之，而謂此爲恩澤乎！要知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非誅除漢奸，又不足以廢滅滿清。故吾等尤欲誅一二狗官，以爲我漢人當頭一棒，今事雖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公羊既沒，九世含冤；異人歸楚，吾說自驗。吾言盡矣，請速行刑！」

供詞寫畢，那些滿清的走狗看了，都不禁面有慚色。他們惱羞成怒，想到這個供詞除了辱罵他們無恥以外，並沒有供出同黨，不過，却供出了皓東自己確是最初鼓吹排滿，而且是排滿最力的一員。於是他們像瘋狂了一樣，用釘插手足、鑿齒、倒吊等酷刑，加於皓東之身，名爲逼供，實則更是消除他們被

羞辱的憤怒而已。

肉體忍受痛苦，有生理的極限，皓東痛極了，便暈死過去，然後又悠悠醒來。在慘不忍言的拷打追審之下，皓東死而復甦者許多次。他不但沒有供出一個同黨，而且只要喘過氣來，就會責罵這些認賊作父的敗類。他同時並說：「你們雖然嚴刑拷打我，但是我肉痛心不痛，你們有什麼辦法？」

清廷的爪牙，的確對視死如歸的皓東毫無辦法，只好暫時把他下在死牢裏。

當時駐廣州的美國領事，很同情中國的這些革命份子，於是出面，先保釋了在聖教書樓被捕的左斗山，再計劃保釋皓東。他對李徵庸講，陸皓東是耶穌教徒，一向在上海電報局做事，絕不是亂黨。可是，當李徵庸把皓東的供詞拿來給他看的時候，美國領事也只好嘆了口氣，廢然而返。

皓東在死牢裏被監禁了十天，外面漸漸有風聲，說是革命黨人打算劫獄，救出這些同志。爪牙們大起恐慌，不敢再拖延時日，以求逼供要功。於是在農曆九月二十一日，由粵督譚鍾麟下令給營務處，籤提皓東、丘四、朱貴全三人至校場殺害。朱被剛，陸與丘被斬首，一代革命志士，就此壯烈成仁了。

八、浩氣長存

「天地父母生我們下來，適當這個偉大的時代，遭遇了這樣良好的機會，真所謂千載一時。大家要知道，古來多少英雄人物，有很好的聰明才智與學問本領，只因為沒有適當的機會，不能發揮表現，以致為歷史所埋沒的不在少數。我們既有了聰明才智，更何幸遭遇了